

人生漫语丛书

无奈

WUNAIRENSHENGJIYU

川岛 薛红等/著

孙硕夫/选编

人生寂语_(下)

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，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，钓鱼台的柳影，西山的虫唱，玉泉的夜月，潭柘寺的钟声。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，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，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，早晨起来，泡一碗浓茶，向院子一坐，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，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碧的
却开大了笑口。

时，振脱了许多病叶，显出了

稻田笑口了之后的那一神和平的气，红色
微干燥的气象，就是立在县城这的鲁，那一种浅洞古
感觉得出来。

两岸的乌柏树，枫树，都开大了笑口，褪了许多病叶，显出了



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，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，钓鱼台的柳影，西山的虫唱，玉泉的夜月，潭柘寺的钟声。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，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，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，早晨起来，泡一碗浓茶，向院子一坐，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，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以除了许多病时是如此。

田笑曰：「吾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」

一天以后的那一种和平的气息，红色的

深的，一家，就是立在县城边的象，那一种洁净沉寂，引起了之后的那一种和平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奈人生寂语/川岛等著；孙硕夫选编. —长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7. 1 (2006. 6 重印)

(人生漫语丛书)

ISBN 7-80626-160-5

I. 无… II. ①川… ②孙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6172 号

无奈人生寂语 (上下卷)

川 岛 等著

孙硕夫 选编

责任编辑：王尔立 张雪霜

封面设计：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875 印张 181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定价：56.00 元 (全二册)

ISBN 7-80626-160-5

斯以 (文一篇)

目 录

斯 以 (文一篇)

夜终于等尽白昼，太阳被压到不可见的世界去了，转映着他光辉的星月也被乌云淹没，凡是发光的都阴暗了，这大城顿然像黑茫茫无垠的原野，风呼啸着，从一个街口钻入另一个街口，孩子们也惊恐地叫着。我像所有的行人一样匆匆地赶着路，我是跌跌撞撞从高坡上下来的，我找寻一个藏身的所在，我找寻一张亲切的脸。

等 待 (177)



无奈人生寂语(下卷)

萧乾 (文一篇)



他讨厌客套，但又憎恶无尺寸的亲近。他的心最脆弱，人事上小小的折磨就会受伤。伤了以后，若是叫他自己去养，会疗好。若伤了再伤，再伤，以至无可治疗时，那时，人的影子也跟着在他心上熄灭了。

题一个人的照相 (181)

萧红 (文两篇)



我们是从水泥中向外爬。可是他们永远留在那里，那里淹没着他们的一生，也淹没着他们的子子孙孙，但是这要淹没到什么时代呢？我们也是一条狗，和别的狗一样没有心肝。我们从水泥中自己向外爬，忘记别人，忘记别人。

度日 (184)

破落之街 (186)

WUNAI REN SHENG JI YU

目 录

陈梦家 (文一篇)

(第一文) 在这种下雨的晚上，我只觉得不安。一个人落寞地坐在一间小房子里，对着这灯光说不出一句话。我似乎在等待，等待时间的过去，而时间又仿佛在等候我的进行。心总是漠然地，一个晚上在昏昏迷迷里度过了。

五 月 (190)

唐 弼 (文四篇)

(第一文) 其实如今不但隐士要遁迹洋场，便是豪客，也还要脱离江湖的。上海就有许多替人代抱不平的英雄。如果乡下有什么姑娘羡慕都市的繁华，独个儿到上海来，就有“仗义疏财”的豪客们，自愿出来陪着看戏，吃点心，开栈房，最后还得来一下“千里送峨眉”，一送就送进火坑去。

从江湖到洋场 (196)

宫刑及其他 (198)

老 话 (199)

新 愁 (201)



无奈人生寂语(下卷)

(篇一文) 楚楚

方敬(文一篇)



望着圣洁的门，我惊喜，我问：“这座门是为谁开启的？”我退回，回到自己的住地，遂感到空乏。我不能忘记那些囚牢似的屋子，阴沉，低湿，使我的童年过得荒凉。但是，

自从我知道这座门以后，我就有了很多明净的
幻想。

圣洁的门 (204)

(篇四文) 裳 雨

无名氏(文一篇)



像一只饿虎，黄巢一个箭步扑过去，他轮起大刀，施尽吃奶力气，只一挥——嚓！空心的柳树干拉枯摧朽的断了，倒了，一颗血淋淋的光秃人头随着也滚出来。黄巢大吃一惊，不禁失

声道：“啊！你躲在这里面！”

劫运篇 (209)

WUNAIRENSHENGJIYU

高长虹（文三篇）

我爱一切人类，但人类，却除了极少数
我的几个朋友之外，都是不爱我的。
我从人类那方面所接收的礼物，只有侮
辱，冷淡，误解，诅咒。我也许还会看
个很长的时间，藏着我的宝物，而以骄傲应付人
类吗？

- 板斧哲学 (214)
我的悲哀 (215)
其 他 (217)

田 琳。（文三篇）

从远方来了一封信：她告诉我：“我吸一
支烟，又一支烟。”几月前她来了，她穷
迫的样子，使人看到替她难过。她仰着
面燃起了一支烟。她说：“两年后我将作
一个庙上的客！”

- 天涯寂寞 (219)
异 国 (220)
湘 藏 (224)



(第三文) 碑文高

钱歌川 (文八篇)

雨不仅可看，而且可听。画家看雨，诗人听雨。雨打在芭蕉叶上，发出那种淅沥的声音，常常可以引起诗人的灵感。敲在窗上，也足够凄清，而能助长孤寂之思，发为千古绝唱。在山林或古刹中听雨，甚至可以使人有一点世外之感，居在深院中抱膝长吟的人，有时嫌过于岑寂，所以常爱留得那些残荷来听雨声。

说 穷	(227)
冬天的情调	(232)
巴山夜雨	(237)
病因杂记	(245)
烟	(256)
茶	(262)
糖	(268)
酒	(272)

目 录

张爱玲 (文三篇)

我们的精力有限，在世的时间也有限，可做，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——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？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长繁殖，多的生，生了又生。我们自己是要死的，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。然而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，仇恨的种子！

谈 画	(278)
谈 音乐	(289)
造 人	(300)

新以（文一篇）

夜终于等尽白昼，太阳被压到不可见的世界去了，转映着他人光辉的星月也被乌云淹没，凡是发光的

都阴暗了，这大城顿然像黑茫茫无垠的原野，风呼啸着，从一个街口钻入另一个街口，孩子们也惊恐地叫着。我像所有的行人一样匆匆地赶着路，我是跌跌撞撞从高坡上下来的，我找寻一个藏身的所在，我找寻一张亲切的脸。

等待

夜终于等尽白昼，太阳被压到不可见的世界去了，转映着他人光辉的星月也被乌云淹没，凡是发光的都阴暗了，这大城顿然像黑茫茫无垠的原野，风呼啸着，从一个街口



钻入另一个街口，孩子们也惊恐地叫着。我像所有的行人一样匆匆地赶着路，我是跌跌撞撞从高坡上下来的，我找寻一个藏身的所在，我找寻一张亲切的脸，当我跨进一间草房，连那灯火也倏地熄灭了。

我没有看见一个人，没有听见一个人声，我摸索着坐在一张长椅里，（只占了它的三分之一！）我倒有些后悔了。我是从黑暗投向黑暗，我虽然坐在这里，正如同我行走在闹攘的街路上，或是独自蹲在大野里寂寞的岩穴中，——就是我自己。甚至我都看不到我自己，充塞我眼前的是无边的黑，而我的心胸中只是一片无可填补的空白。我才抓到悔意，它又离我而去，不知谁又丢给我希望，等到我意识到希望的时节，它又无影踪地破灭了，使我什么都想不到，我真不知道什么是我所等待的，在这无尽的人生中，我不知道多少时日是花在等待之中？

我并不曾等待那摇天撼地的大雷雨，它却来了，青白色的电光是从窗口闪进来的，雷是从不可知的地方滚过来的，大雨落在屋顶上，——只是几分钟，它便从屋顶又落到我的头顶上了。

我不知道向哪里躲藏我自己，虽然我有在雨中独步的癖好，可是我并不希望挟着积年尘土的雨水打湿我的头身，倒是藉了那一闪即逝的电光，引我站起来，知道该向哪里趋避，我把我那挺直的身躯依在墙边，静聆室外和室内的雨声，这时候使我殷切等待的，怕就是雨前的宁静的独坐吧？可是那一切都似乎很遥远了，让我怎么不感到人世的

可哀呢？

雨声似乎小了，过些时才觉察到滴滴嗒嗒的原来是屋顶落下来的雨，外边的雨已经停了，纵然雷电还在滚着闪着。这时候我不得不走到外边来躲避雨了，云间露出几颗雨水洗过的星星，好像站脚不定似的要投向我的怀中，我张开两臂，可是我只抓到一片空。

清新的空气洗荡着我的心胸，顿然觉得减去不少沉滞。人仿佛能凌空而起。一看到包住我的黑，就兴致索然了，我只得垂下头走进去继续我的等待。

时间，空间和我都好像扭结在一处了，谁也不曾移动，各自都等待着。我是在想些什么事么？或是在想什么人么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仿佛什么都没有想过。

但是突然我的手被另外的手抓住了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着：

“你早来了吧？我知道你是早来了的。……”

气喘使他的声音断续着，可是我知道他是谁，虽然我看不见他，我就和他说：

“你为什么跑呢？路又这么黑！”

“我早就要跑回来了，那阵大雷雨又阻住我，我想到你在等我了。”

我顿然像被解开一个大谜似的澈悟了，可是我却这样说：

“不，不，我没有等你，——没有等多少时候，你，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多么喜欢坐着呢！就是，就是这屋顶有些



差，差点弄了我一身水。现在你回来了，那，那，就好了，我还是要坐在这里，你跑累了，你去睡吧，我自己留在这里等。”

“等什么？”

“等灯火呀，你看，这不是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么？除了睡觉或是死去，眼睛总要看到些什么呀！可是我们什么都看不见，我们坐了这样近，不是谁都看不见谁么？”

他就沉默了，他不说话也不移动，这时他的呼吸已经恢复了平匀，就没有一点声息地在我的身边。我还是什么都看不见，除开他那对在黑暗中转动着的大眸子，这样使我记起他，记起我们的手原来还是握着。他是多少渴睡的一个孩子，我猜得出他是要睡去了，我分明看到那发亮的眼睛一闭一闭地，只是为了补偿他的歉疚，他才强忍在那里的。

“去睡吧，你等什么呢？”

“我等你，——你所等待的。”

忽然，他惊喜地叫着：

“你听，你听，——”

“你是听到鸡叫么？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……天就要亮了！”

“这是午夜的鸡啼，天还正黑得浓呢！”

“难道天，天不会亮起来么？”

“不，总是要亮的，只需要——等待！”

萧乾（文一篇）

他讨厌客套，但又憎恶无尺寸的亲近。他的心最脆弱，人事上小小的折磨就会受伤。伤了以后，若是

叫他自己去养，会疗好。若伤了再伤，再伤，以至无可治疗时，那时，人的影子也跟着着在他心上熄灭了。

题一个人的照相

当他喜欢孤独时，躲开他，愈远愈好。当他闹脾气时，低下头去，答应他的一切，等那阵暴风雨过去了，尽可取消一切不可能的答应，反要他答应。

除了牙痛外，他恨的，还有噪声。眉毛一皱是他生气的标志。他不忌报复，但若对方知罪时，这报复会落在他



自己身上。

他讨厌客套，但又憎恶无尺寸的亲近。他的心最脆弱，人事上小小的折磨就会受伤。伤了以后，若是叫他自己去养，会疗好。若伤了再伤，再伤，以至无可治疗时，那时，人的影子也跟着在他心上熄灭了。

他常虚假。看见了个生人连姓名都模棱地道出，但只要这人给他情爪抓着，他肯把心挖给他。

他常恨人。但恨的多半是被他深深爱着的人。他最怕人骂的，是“讨厌的！”因为那是褫夺了人味的宣告。恨，在他是一个饼子，翻过另一面来就是爱。

他爱作些补益大众的事，但却不甘心作人的爪牙。他最宝贝的东西是自由，为那个他甘心把铁饭碗打碎。若是当了打倒资本家的共产党，被捕时而在法官面前发誓痛骂马克思的事，他干不出。

他永作不成坦荡荡的君子。一个眼色，一声语调，一条死狗，皆会叫他戚戚终日。他自己常想：“这是我的量窄。”但不是量窄啊！他忘记的事也多着！

自己知道不是天才，所以也不打算夭寿。他懂得凡是一个人，不拘谁都想这样活下去的。于是，病了吃药，倦了打球。说打球，他也不懂什么艺术。只要伸伸胳膊腿，出出汗就知足了。

在女人面前，他比女人还容易害羞。但只要一熟，他就粗得待她们和男人一样。

他最讨厌的是白的讣闻和红的请帖。他讨厌形式。他

只爱拉上一两个朋友，溜到一间快塌了的酒家吃一蛊玫瑰露。

孩子他爱，但对孩子他也一样地闹脾气。他爱鸽子，墨猴，松鼠，和小狗。但他怕极了长大的狗。因为猛吠在他是声音中最凶暴的。

有时他天真极了，甚至想把自己最小的短处也显示出来。但这只是在被他深深爱着的人面前。他憎恶的人将永看不见他的长处或短处。

他爱漂泊，爱冒险，却又怕黑暗。他常把自己看成顶天立地的“好汉”——这据说是小时他妈早上给他穿衣时拍着他胸脯说的。但，年纪二十挂零了，每天起床以前，蜷在被窝里还有噢噢的声音——他记得那是吃奶的要求。

他迷信透了。有时是传说，有时是自己造作的。某次宴会，他骤然离席，谁也摸不清原因，事后，自己说是为了酒壶嘴正对着他的鼻尖。

他在绝对清醒时，便知道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。然而他的手脚总在为生存忙着。

他爱皱眉。眉一皱，心就往怀里钻，他虑事常悲观，作起事来却比许多人乐观。他常在梦寐中，摹想自己会变成一个挽回危局的民族英雄，但醒来才发见这壮志投的是这么个凡胎。

害他最厉害的便是生里带来的伤感和多疑，为了这个，他时常推测的结局不是自尽就是疯癫。